

目 录

雷雨	(3)
第一幕	(5)
第二幕	(41)
第三幕	(80)
第四幕.....	(109)
《雷雨》的诞生	(139)
原野.....	(154)
序幕.....	(157)
第一幕.....	(183)
第二幕.....	(229)
第三幕.....	(282)
第一景.....	(284)
第二景.....	(299)
第三景.....	(308)
第四景.....	(316)
第五景.....	(327)
《原野》的创作	(335)

前 言

曹禺是我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1910年9月24日出生于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

1922年秋入南开中学。1925年成为南开新剧团的活跃分子。1926年，第一次用笔名曹禺发表小说《今宵酒醒何处》。1928年入南开大学政治系。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1933年从中学时代开始酝酿构思的话剧处女作《雷雨》创作完成。这部中国话剧史上不朽的杰作把两个家庭三十年间错综复杂的人物纠葛和冲突集中在一天之内表现出来，深刻地揭示了旧制度的罪恶和悲剧结局，给观众心理以强烈的震撼。在当时的剧坛引起震惊和轰动。

大学毕业后，曾短期入清华研究院研究戏剧。1934年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之聘赴天津任教。在津期间，深入下层社会观察生活，搜集素材。于1935年夏创作了话剧《日出》。该剧揭示了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在30年代畸形都市社会底层中的悲惨命运，抨击“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制度。该剧在1936年度获得了《大公报》文艺奖。

1936年应邀到国立南京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同年创作了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剧本《原野》。该剧描写了一个农民复仇的悲剧故事，以对农民的深切同情来表达作者对黑暗社会的反抗。在艺术形式上较多的受到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方法和技巧的影响。抗

战爆发后，随“剧专”迁徙到四川重庆，江安等地，努力反映抗战生活。1939年创作《蜕变》，被洪深誉为“十部必须阅读的抗战剧本”之一。1940年秋创作了三幕剧《北京人》。1942年，将巴金的《家》改编为剧本，为小说改编话剧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1943年辞去“剧专”教职到重庆，先后担任《戏剧时代》编委、“文协”理事和电影厂编剧等职，1946年赴美讲学。1947年2月归国后被上海文化影业公司聘为编导。

1949年2月到北京后，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文化会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任中央戏剧学副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54年创作了描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在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期间获剧本创作一等奖。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9月将解放以来写作的散文、随笔、杂文等结集为《迎春集》出版。1961年春，与梅迁、于是之合作创作表现春秋时代越国人民不畏强暴、艰苦奋斗，转弱为强的历史剧《胆剑篇》，在当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粉碎“四人帮”后，写作了不少诗文和剧评。1978年10月，中断写作十多年的历史剧《王昭君》完稿。

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主席。他的作品风格独特，结构严整，剧情曲折生动，戏剧冲突尖锐，人物个性鲜明，矛盾错综复杂，富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在我国话剧史上形成一个流派并占有显著地位，为话剧的民族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荣誉，被赞为“中国的莎士比亚”。

雷 雨^①

(四幕剧)

登场人物

周朴园——某煤矿公司董事长，五十五岁。

周蘩漪——其妻，三十五岁。

周 萍——其前妻生子，二十八岁。

周 冲——蘩漪生子，十七岁。

鲁 贵——周宅仆人，四十八岁。

鲁侍萍——其妻，某校女佣，四十七岁。

鲁大海——侍萍前夫之子，煤矿工人，二十七岁。

鲁四凤——鲁贵与侍萍之女，十八岁，周宅使女。

周宅仆人等：仆人甲、仆人乙……老仆。

时间和地点

第一幕 夏天，郁热的早晨。——周公馆的客厅内。

^① 这个剧本最初发表于1934年7月《文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第二幕 当天的下午。——景同第一幕。

第三幕 当天夜晚十时许。——在鲁家一个小套间。

第四幕 当天半夜后。——景同第一幕。

第一幕

一个夏天的上午，在周宅的客厅里。左右侧各有一门，一通饭厅，一通书房，中间的门开着，隔一层铁纱门。从纱门望出去，花园的树木绿荫荫的，听得见蝉叫声。右边一个立柜，铺着一张黄桌布，上面放着许多摆设。触目的是一张旧相片，很不调和地和这些精致东西放在一起。右边壁炉上有一只钟，墙上挂一幅油画。炉前有两把圈椅。中间靠左的玻璃柜里放满了古玩。柜前有一张小矮凳，左角摆一张长沙发，上面放着三四个缎制的厚垫子。沙发前的矮几上放着烟具等物，台中偏右有两个小沙发同圆桌，桌上放着吕宋烟盒和扇子。

帷幔的颜色都是古色古香的，家具非常洁净，有金属的地方都放着光彩。

郁热逼人。屋中很气闷，外面没有阳光，天空灰暗，是将要落暴雨的气氛。

开幕时，四凤在靠中墙的长方桌旁，背着观众滤药，她不时地揩着脸上的汗。鲁贵——她的父亲——在沙发旁擦着矮几上的银烟具。

四凤约有十七八岁，脸上红润，是个健康的少女。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手很白很大。她穿一身纺绸的

裤褂，一双略旧的布鞋。她全身都非常整洁。她举动活泼，说话很大方、爽快，却很有分寸。她有一双水凌凌的大眼睛，当着她笑的时候，牙齿整齐地露出来。天气热，鼻尖微微有点汗，她时时用手绢揩着。她很爱笑，知道自己是好看的。

她的父亲——鲁贵——约莫四十多岁的样子，神气萎缩，肿眼皮，嘴角松弛地垂下来。他的身体较胖。和许多大公馆的仆人一样，他很懂事，尤其是很懂礼节。他有点驼背，似乎永远欠着身子向主人答应着“是”。他常常贪婪地窥视着。这时他正拿着一块抹布擦着东西，脚下是他刚刚刷好的黄皮鞋。时而，他用袖管揩脸上的汗。

鲁 贵 四凤！

〔四凤装做不听见，依然滤她的汤药。〕

鲁 贵 四凤！

鲁四凤（看了她父亲一眼）喝，真热。（走向右边的柜旁，寻一把芭蕉扇扇着）

鲁 贵（望着她，停下工作）四凤，你听见了没有？

鲁四凤（冷冷地）干什么？爸。

鲁 贵 我问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了么？

鲁四凤 都知道了。

鲁 贵（一向是这样被女儿看待的）妈的，这孩子！

鲁四凤（回过头来）您少说闲话吧！（挥扇，嘘出一口气）天气这样闷热，回头多半下雨。（忽然）老爷出门穿的皮鞋，您擦好了没有？（到鲁贵面前，拿起一只皮鞋，不经意地）这是您擦的！这么随随便便抹了两下——老爷的脾气您可知道。

鲁 贵（一把抢过鞋）我的事用不着你管。四凤，你听着，我

再跟你说一遍，回头见着你妈，别忘了把新衣服都拿出来给她瞧瞧。

鲁四凤（不耐烦）听见了。

鲁 贵 叫她想想，还是你爸爸混事有眼力，还是她有眼力。

鲁四凤（轻蔑地）自然您有眼力啊！

鲁 贵 你还别忘了告诉你妈，你在这儿周公馆吃的好，喝的好，就是白天侍候太太少爷，晚上还是听她的话，回家睡觉。

鲁四凤 那倒不用告诉，妈自然会问的。

鲁 贵（得意）还有啦，钱，（贪婪地笑着）你手下也有不少钱啦！

鲁四凤 钱！？

鲁 贵 这两年的工钱，赏钱，（意有所指地）还有那零零碎碎的，他们……

鲁四凤（不愿意听他要说的话）那您不是一块两块都要走了么？喝了，赌了。

鲁 贵 你看，你看，你又急了，急什么？我不跟你要钱。喂，我说，我说的是——（低声）他——不是也不断地塞给你钱花么？

鲁四凤（惊讶）他？谁呀？

鲁 贵（索性说出来）大少爷。

鲁四凤（红了脸）谁说大少爷给我钱？爸爸，您别又穷疯了，胡说乱道的。

鲁 贵 好，好，好，没有，没有。反正这两年你不是存点钱么？我不是跟你要钱，你放心。我说啊，等你妈来，把这些钱也给她瞧瞧，叫她也开开眼。

鲁四凤 哼，妈不像您，见钱就忘了命。（回到中间茶桌滤药）

鲁 贵（坐在长沙发上，得意地）钱不钱，你没有你爸爸成么？

要不到这儿周家大公馆帮主儿，这两年尽听你妈的话，你能每天吃着喝着，大热天还穿得上小纺绸么？

鲁四凤 哼，妈是个本分人，念过书的，讲脸，舍不得把自己的女儿叫人家使唤。

鲁 贵 什么脸不脸？又是你妈的那一套！你是谁家的小姐？——妈的，底下人的女儿，帮了人就失了身份啦？

鲁四凤（厌恶地）爸，您看您那一脸的油！——您把那皮鞋再擦擦吧。

鲁 贵 讲脸呢，又学你妈那点穷骨头，你看她，她要脸！跑他妈的八百里外女学堂里当老妈。为着一月八块钱，两年才回一趟家。这叫本分？还念过书呢！简直是没出息。

鲁四凤（忍气）您留几句回家说吧，这是人家周公馆。

鲁 贵 咦，周公馆也挡不住我跟我女儿谈家务啊，我跟你说，你的妈……

鲁四凤（突然）我跟您先说下，妈可是好容易才回一趟家。这次，也是看哥哥跟我来的，您要是再给她一个不痛快，我就把您这两年做的事都告诉哥哥。

鲁 贵 我，我，我做了什么事啦？（觉得在女儿面前失了面子）喝点，赌点，玩点，这三样，我快五十的人啦，还怕他么？

鲁四凤 他才懒得管您这些事呢！——可是他每月从矿上寄给妈用的钱，您偷偷地花了，他知道了，就不会答应您！

鲁 贵 那他敢怎么样？（高声地）他妈嫁给我，我就是他爸爸。

鲁四凤 小声点！这有什么喊头。

鲁 贵 哼！（滔滔地）我跟你说，我娶你妈，我还抱老大的委屈呢。你看我这么个机灵人，这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哪一个不说我鲁贵聒聒叫。来这里不到两个月，我的女儿就在这公馆找上事，就说你哥哥，没有我，能在

周家的矿上当工人么？叫你妈说，她成么？——这样，你哥哥同你妈还是一个劲儿地不赞成我。这次回来，你妈要还是那副寡妇脸子，我就当你哥哥的面上不认她，说不定就离了她，别看她替我养个女儿，外带来你这个倒楣蛋的哥哥——

鲁四凤 爸爸。您——

鲁 贵 哼，谁知道是哪个王八蛋养的儿子。

鲁四凤 哥哥哪点对不起您，您这样骂他干什么？

鲁 贵 他哪一点对得起我？当大兵，拉包月车，干机器匠，念书上学，哪一行他是好好地干过！好容易我荐他到了周家的矿上去，他又跟工头闹起来，把人家打啦。

鲁四凤（小心地）我听说，不是我们老爷先叫矿上的警察开了枪，工人们才动的手么？

鲁 贵 反正这孩子混蛋，吃人家的钱粮，就得受人家的管。好好的，要罢工，现在又得靠我这老面子跟老爷求情啦！

鲁四凤 您听错了吧。哥哥说他自己要见老爷，不是找您求情来的。

鲁 贵 （得意）可谁教我是他爸爸呢，我不能不管哪。

鲁四凤（轻蔑地看着她的父亲，叹了一口气）好，您歇歇吧，我要上楼给太太送药去了。（端起药碗向左边饭厅走）

鲁 贵 你先等一会儿，我再说一句话。

鲁四凤（打岔）开午饭了，普洱茶泡好了没有？

鲁 贵 那用不着我，他们小当差早侍候到了。

鲁四凤 哦，那我走了。

鲁 贵 （拦住她）四凤，你别忙，我跟你商量点事。

鲁四凤 什么？

鲁 贵 你听啊，昨天不是老爷的生日么？大少爷也赏给我四块

钱。

鲁四凤 好极了，（口快地）我要是大少爷，我一个子儿也不给您。

鲁 贵 （鄙笑）这话有理！四块钱，够干什么的，还了点账就完了。

鲁四凤 （伶俐地）那回头您跟哥哥要吧。

鲁 贵 四凤，别——你爸爸什么时候借钱不还账？现在你手下方便，随便匀给我七块八块的好么？

鲁四凤 我没有钱。（停一下）您真是还账了么？

鲁 贵 真的！（赌咒）我跟我的亲生女儿说瞎话是王八蛋！——说起来这不怪我。昨天那几个零钱，还大账不够，小账剩点零，所以我就耍了两把，也许赢了钱，不都还了么？谁知运气不好。连喝带输，还倒欠了十来块。

〔四凤望着鲁贵。〕

鲁 贵 这可一句瞎话也没有。

鲁四凤 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您，我也没有钱！（说完就要拿起药碗）

鲁 贵 （着急）凤儿，你这孩子是什么心思？你可是我的亲生孩子。

鲁四凤 亲生的女儿也不能见天见地替您老人家还赌账啊！

鲁 贵 （严重地）孩子，你可放明白点，你妈疼你，只在嘴上，我可是把你的什么要紧的事情，都放在心上。

鲁四凤 （明白他有所指）您又要说什么？

鲁 贵 （四面望了一望，逼近四凤）我说，大少爷常跟我提过你，大少爷，他说——

鲁四凤 （管不住自己）大少爷！大少爷！你疯了！——我走了，太太就要叫我呢。

鲁 贵 别走，我问你，前天我看见大少爷买衣料——

鲁四凤 （沉下脸）怎么样？

鲁 贵 （上下打量）嗯——（盯住四凤的手）这戒指，（笑着）不也是他送给你的么？

鲁四凤 （厌恶地）您看您说话的神气！

鲁 贵 你不必这样假门假事，你是我的女儿。（忽然贪婪地笑着）一个当差的女儿，收人家点东西，用人家一点钱，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这不要紧，我都明白。

鲁四凤 您就直说吧，究竟要多少钱用？

鲁 贵 不多，三十块钱就成了。

鲁四凤 哦，那您就跟您那大少爷要去吧。

鲁 贵 （恼羞）好孩子，你以为我真糊涂，不知道你同那混账大少爷做的事么？

鲁四凤 （压住怒气）您是父亲么？父亲有跟女儿这样说话的么？

鲁 贵 我是你的爸爸，我就要管你。我问你，前天晚上——

鲁四凤 前天晚上？

鲁 贵 我不在家，你半夜才回来，你干什么来着？

鲁四凤 （掩饰）我替太太找东西呢。

鲁 贵 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

鲁四凤 （轻蔑地）您这样的父亲没有资格来问我。

鲁 贵 好文明词！你就说不上你上哪儿去了。

鲁四凤 那有什么说不上！

鲁 贵 那你说！

鲁四凤 那是太太听说老爷刚回来，又要我捡老爷的衣服。

鲁 贵 哦，（低声，恐吓地）可是半夜送你回家的那位是谁？坐着汽车，醉醺醺，直对你说胡话的那位是谁呀？（得意地微笑）

鲁四凤 那，那——

鲁 贵（大笑）你不用说了，那是我们鲁家的阔女婿！——哼，我们两间半破瓦房居然来了坐汽车的男朋友，找我这当差的女儿啦！（严厉）我问你，他是谁？你说。

〔四凤楞住。

〔鲁大海——四凤的哥哥，鲁贵的半子——进，他身材魁伟，眉毛粗而黑，两颊微微陷下去，方方的下巴和锐利的眼睛，都表现他的性格的倔强。他有一张薄薄的嘴唇，正和他的妹妹带着南方的热情的，厚而红的嘴唇形成强烈的对照。他说话微微有点口吃似的，但是在他的感情激昂的时候，词锋是锐利的。现在他刚从六百里外的煤矿回来。矿里罢了工，他是煽动者之一。几月来的精神的紧张，使他现在露出有点疲乏的神色，胡须乱蓬蓬的，看去几乎老得象鲁贵的弟弟。只有逼近地观察他，才觉出他的眼神同声音，还正是和他的妹妹一样年轻，一样地热，都是象火山要爆发，满蓄着精力的人物。他穿了一件工人的蓝布褂子，油渍的草帽拿在手里，一双黑皮鞋有一根鞋带早不知落在哪里。进门的时候，他略微有点不自在。他说话很简短，表面是冷冷的。

鲁大海 凤儿！

鲁四凤 哥哥！

鲁 贵 （向四凤）你说呀！装什么哑巴。

鲁四凤 （看大海）哥哥！

鲁 贵 （不顾）你哥哥来也得说呀。

鲁大海 怎么回事？

鲁 贵 你先别管？

鲁四凤 哥哥，没什么要紧的事。（向鲁贵）好吧，爸，我们回

头商量。

鲁 贵 回头商量？（再盯四凤一眼）好，就这么办。（向大海，傲慢地）咦，你怎么随随便便跑进来啦？

鲁大海 （简单地）我在门房等了半天了。

鲁 贵 大海，到底你是矿上打粗的，连一点大公馆的规矩也不懂。

鲁四凤 人家不是周家的底下人。

鲁 贵 他在矿上吃的也是周家的饭哪。

鲁大海 （冷冷地）他在哪儿？

鲁 贵 （故意地）他，谁是他？

鲁大海 董事长。

鲁 贵 老爷就是老爷，什么董事长，上我们这儿就得叫老爷。

鲁大海 你给我问他一声，说矿上的工人代表来了。

鲁 贵 我看，你先回家去。（有把握地）矿上的事有你爸爸在这儿替你张罗。回头跟你妈、妹妹聚两天。等你妈走，你回到矿上，事由还是有你的。

鲁大海 我们的事你不懂，就别再操心了。

鲁四凤 （希望鲁贵走）爸，你还是看看老爷的客走了没有，再领着哥哥见老爷。

鲁 贵 （摇头）哼，我怕他不会见你吧。

鲁大海 （理直气壮）你告诉他，工人代表鲁大海要见他。他把我们约来的，就前天，已经在这儿的公司见过他啦。

鲁 贵 （犹疑地）那我先给你问问去。

鲁四凤 你去吧。

鲁 贵 （走到书房门口，转过来）他要是见你，你可少说粗话，听见了没有？（很老练地走着，自以为是阔当差的步伐，进了书房门）

鲁大海 （目送鲁贵进了书房）哼，他忘了他还是个人。

鲁四凤（有些责备地）哥哥！（胆怯地望着大海）哥哥你说话小声点，老爷就在里边呢！

鲁大海（望望她）好。妈也快回来了，我看你把周家的活儿辞了，好好回家。

鲁四凤（诧异）为什么？

鲁大海这不是你待的地方。

鲁四凤为什么？

鲁大海（仇恨地）周家的人不是好东西。这两年我在矿上看够了他们做的事。（缓缓地）我恨他们。

鲁四凤你看见什么？

鲁大海凤儿，你不要看这样阔气的房了，哼，这都是矿上压死的苦工人给换来的！

鲁四凤你别胡说，这屋子听说直闹鬼呢。

鲁大海（忽然）刚才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在花园里躺着，脸色发白，闭着眼睛，象是要死的样子，听说这就是周家的大少爷，我们董事长的儿子。啊，报应，报应。

鲁四凤（气）你，——（忽然）他待人顶好，你知道么？

鲁大海他父亲做尽了坏事弄钱，他会是个好东西？！

鲁四凤（望大海）两年没见你，你跟从前不一样了。

鲁大海这两年——（走了两步，又回身向四凤，望着她）我倒觉得你变了。（鲁贵由书房门上。

鲁贵好容易客人刚走，我正要回话，又来了一位。（向大海）我看我们先下去待一会儿吧。

鲁大海那我就先进去跟他谈谈。（要向书房门走）

鲁贵（拦住他）干什么？

鲁四凤不，不。哥哥你先——

鲁大海（沉吟一下）也好。

鲁贵走吧。（走向中门，回头）四凤，你先别走，我就回来，

你听见没有？

鲁四凤 您去吧。

〔鲁贵、大海同下。

〔四凤厌倦地坐到沙发上。

〔听见外面花园里一个年轻的轻快的声音，唤着“四凤”！渐渐移到中间门口。

鲁四凤 （有点惊慌）哦，二少爷。

周冲的声音 四凤！四凤！

〔四凤慌忙站起躲在沙发背后。

〔周冲——周朴园的小儿子，十七岁，穿着打球的白衣服，左腋下挟着一只球拍，一面用毛巾揩汗，快步走进。他有着一切孩子的空想，他的脸色通红，眼睛欣喜地闪动着。

周 冲 四凤！四凤！（四面张望）咦，不在这儿。（蹑足走向右边的饭厅，开开门，低声）四凤你出来，我告诉你一件事。（又轻轻地走到书房门口，更低声）四凤。

周朴园地声音 （在书房里）是冲儿么？

周 冲 （胆怯地）是我，爸爸。

周朴园的声音 你在干什么？

周 冲 我找四凤。

周朴园的声音 她不在这儿。

周 冲 （把头由门口缩回来，做了一个鬼脸）咦，奇怪。（失望地向右边的饭厅走去）

〔四凤看见周冲已走，嘘出一口气。

〔鲁贵由中门进。

鲁 贵 （向四凤）刚才是谁在喊你？

鲁四凤 二少爷。

鲁 贵 他叫你干什么？

鲁四凤 谁知道。

鲁 贵 （责备）你为什么不理他？

鲁四凤 不是您叫我等着么？您有话就讲吧。

鲁 贵 你看，刚才我走到下房，这些王八蛋就堵着门口跟我要账，当着上上下下好些人，我看没有二十块钱，简直圆不下这个脸。

鲁四凤 （拿出钱来）我的都在这儿。这是我回头预备给妈添衣服的，您先拿去吧。

鲁 贵 （假意）那你不是没有花的了么？

鲁四凤 得了，您别这样客气啦。

鲁 贵 （笑着接下钱，数）就十二块？

鲁四凤 （坦白地）现钱我只有这么一点。

鲁 贵 （为难的样子）那这些要账的，怎么打发呢？”

鲁四凤 （忍着气）您叫他们晚上到我们家里要吧。回头，见着妈，再想别的法子，这钱，您留着自己用吧。

鲁 贵 （高兴地）这给我啦，那我只当着你这是孝敬爸爸的。——好孩子，我早知道你有这份儿孝心。

鲁四凤 （没有办法）这回您让我上楼去了吧。（端起药碗）

鲁 贵 你看，谁管过你啦。去吧，跟太太说一声，说鲁贵直惦记太太的病。

鲁四凤 知道，忘不了。

鲁 贵 （得意）对了，四凤，我还告诉你一件事。

鲁四凤 你留着以后再说吧。

鲁 贵 （暗示着）你看，这是你自己的事。（假笑）

鲁四凤 （沉下脸）我又有何事？（放下药碗）好，我们今天都算清楚再走。